

寄生蟲很有趣，因為它很神祕卻又是肉眼可見，神祕在於對於以前的人而言，這些傢伙若不是患者病到快死或已死亡，又不是那麼容易看的見，所以許多的幻想從這裡誕生了，我一直都認為漫畫電影裡看過的怪獸、異形或種種食人的傢伙，都和寄生蟲脫離不了關係，因為同時帶有著未知與恐懼。

以上的確有那麼一點關於人文，但在這幾堂寄生蟲的課程中，對我心中人文比較大的開展，其實是在於「反映」，人的行為是如此複雜且多變，社會是如此難以捉摸，但是如果只留下純真去觀察，會發現這些不過就都是自然的「反映」，即使是小小的寄生蟲，也「反映」著許多社會的現況。

「如果你不是獨一無二或不可取代，就休怪我無情！」

讀了那麼久的寄蟲，也讀了不少的宿主，有部分的寄生是不知不覺，甚至可以說是相安無事，但也有一部份的寄生，非得鬧得你死我活，而前者多半是最終宿主或是只有一個宿主的情況，是一種與宿主同生死共進退的情況，而後者多半是一些保幼、轉續或是伺機性感染的原蟲，多半都是一些對於寄生蟲而言「可有可無」或「有很多選擇」的情形。

如果我是一種寄蟲，因為「可有可無」，可以來個人體大探險，如果多發現了一個可以讓我成熟的地方，那我就挖到寶了，如果不小心把這宿主玩死了，也沒關係，反正這傢伙並非必要，即使不小心把這個種給滅了，也不要緊，對我本身的繁衍和演化沒有影響；因為「有很多選擇」，所以我可以豪邁的死一種換一種，從容不迫地快樂破壞，我不怕！接下來如果我把「寄蟲」換成「企業老闆」或「社會」，把宿主換成「員工」或「勞工」，這不就是現今的資本主義嗎？只要不具有那麼重要的生命依存性，隨時都會被替換甚至破壞，那麼的殘酷卻又「自然」。

「『寄生』就是不努力嗎？我覺得這也是要下苦功的。」

「寄生蟲」好比小偷或強盜，「高明的寄生蟲」好比「神偷」或「怪盜」，要做的神不知鬼不覺甚至讓受害者心甘情願，我不覺得這其中下的苦功會比一般人少，其中的差異是方向和心態完全錯誤。「寄生」從古至今就是指一方受害而一方獲益，因為這不是一個互補的循環，所以其中一方會持具衰弱，若社會中有太多「寄生」的情形，貧富、資源、權力自然不均，社會這個宿主自然發生諸多難以解決的問題，而行「寄生」的傢伙，可以獲得比較多的優勢，可以持續變化和進步，持續侵蝕牠的宿主。

會不會有個平衡？有，萬事萬物必有其平衡。那為什麼現在的社會仍然在衰敗？因為那個平衡點，就和被寄蟲侵蝕後的難民一樣，只要這個社會還有些許資源，就會持續往「難民」發展。那我們該怎麼辦？坐著等「平衡」？因為我全然就演化而言，所以暫不提藥物，那麼我們身體對抗寄生生物的方法，不外乎免疫系統，它使我們把平衡點積極地推向較好的一邊，而不是消極地等著名為「剝削」或「侵吞」的平衡，我們這些被期許的學生，就如同 *immature T cells* 或 *dendritic cells*，等著成熟並去校正現在的混亂的免疫系統，這個明明天時地利都好的地方，為什麼社會的表現總像是個愛滋患者？抵抗不了「寄生」？

「厲害的寄生蟲準備中間宿主，好的免疫系統有好幾道防線。」

保幼宿主、中間宿主的種類與數量一多，對於我們這些受害者實在防不勝防，一樣就純粹的「自然」討論，所以暫不放進「全面噴藥」或「吃藥」考量。

預防，我視為非專一免疫的第零道防線，包含積極地遠離寄蟲，還有消極地在可能感染時降低風險，這兩個動作，都得透過經驗、學習，或是更有效率一點地，透過「教育」，許多父母並不是寄蟲學家，但是都不知不覺地在傳遞著前人所教育的關於寄蟲的智慧，應該怎麼做，應該避免什麼，進而保護自己的孩子，而社會透過教育，積極面讓寄生的情況不要發生，消極面讓寄生的情形無所遁形。

非專一免疫，在社會中好比「環境」，一個健全的非專一免疫防線，不會互相扯彼此的後腿，一個懂得互助合作的環境，讓寄生的傢伙難以入侵，不懂彼此扶持防護網，各式各樣的東西都可以伺機而入。

專一免疫，我比做「法律」，功能最好但最不可靠，如果只會拿這道防線去阻擋寄生蟲，成功了無可喜，一是耗費許多的能量，偵查、開庭、抗辯.....，二是還不一定有所成果，因為遲早會出現懂得鑽洞的寄生生物，這道防線也失守後，就只能舉白旗了。

這三者哪一個重要？都重要，但是補強的動作只可偏重不可偏廢，至於現今的社會應該偏重哪一塊，應該很清楚吧？

「觀察發現感染寄生蟲的人食慾多半會下降。」

簡單來說，感染寄生蟲的社會，人民多會頹廢喪志，不多說明，我其實比較想做論文上的探究，所以把這部分留在熱帶寄蟲的報告再說，不然又要再多千百的字了...

最後，我只想再次說明，其實只要多想一些，要做到上醫醫國，不是那麼困難。